

中国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南国农先生与中国电化教育发展

主编 李运林 陈庆贵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南国农先生与中国电化教育发展/李运林，陈庆贵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ISBN 978-7-301-17536-1

I. 中… II. ①李…②陈… III. 电化教育—研究—中国 IV. G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4350 号

书 名：中国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南国农先生与中国电化教育发展

著作责任者：李运林 陈庆贵 主编

责任编辑：李淑方 唐知涵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7536-1/G·290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zyl@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3.75 印张 550 千字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前 言

南国农先生在中国电化教育这块沃土上辛勤耕耘了六十载，留下了坚实的脚印和许多动人的事迹；他在电化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是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历史缩影；他在长期的实践探索过程中所形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电化教育的思想和理论是推进我国电化教育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今年1月在广州，中国教育技术协会、西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为纪念南国农先生九十寿辰，联合成立“南国农先生与中国电化教育发展学术研讨会”筹备小组，商议今年8月举办研讨会的有关事项。会议形成了若干共识，其中，委托李运林、陈庆贵从学术层面上，策划编写《中国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南国农先生与中国电化教育发展》一书。我们感到编写这本书意义重大，责任重大。

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研究或者开始关注南国农先生的电化教育学术思想。但是，真正系统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本书的编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助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可以弥补这方面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的不足。我们试图从历史发展和领域影响这两个维度，梳理和阐述南先生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他的学术思想对电化教育学科理论、学科专业、事业和产业发展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和南先生在这些方面的主要成就和重大贡献。本书的框架结构分为总论和四篇，第一篇：南国农先生与中国电化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第二篇：南国农先生与中国电化教育学科专业及人才培养；第三篇：南国农先生与中国电化教育事业与产业发展；第四篇：中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展望。每篇二章：第一章概论，由主编撰写；第二章分论，由有关专家、学者根据总体设计，选定专题撰写。

为顺利完成本书的编写，成立了编写小组，进行了总体设计和策划，李运林负责本书的第一、二篇的概论撰稿和分论的设计与组稿工作，陈庆贵负责本书第三、四篇的概论撰稿和分论设计与组稿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撰稿作者，大都是本领域知名的专家、学者，对南先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都是从百忙中挤出时间，围绕选定的专题进行回忆、研究和认真的思考与梳理，其作者

撰写文章的水平 and 认真的态度及严谨的作风,令人赞叹不已!许多作品编著都没有做任何改动,也不能够做任何改动!有些撰稿作品,尽管与主编意图有些偏颇,但是也没有做任何割舍。钟志贤教授的来稿《亲历历史,中国道路——南国农先生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研究》,原来的约稿内容是《南国农先生中国特色电化教育理论体系剖析》,钟志贤满怀对导师的深情,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南先生的电化教育学术思想,撰写了6万多字的文稿,其文字之优美、语言之流畅、结构之合理、思想之深刻、评说之准确,令我们动容!带着真情实感的人,似乎有神来之笔,写出的文章才能够如此感人。由于文章涵盖了学科理论、学科专业、电教事业及产业以及电教发展的展望,我们不能将它分列到原有的四篇中,只能在全书的结构上做了调整,将其独立下为总论。为此,我们对全书内容的布局,甚至对概论与分论的撰写也做了调整,成了现在的总论加四篇。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周雁翎主任带病指导本书编校工作,李淑方同志加班加点,才保证了书稿质量和按期供书。中央电化教育馆刘洋同志、华南师大穆肃、刘繁华同志承担了本书的书稿收集、联络工作。本书出版得到广州市协同教育科学技术研究院的赞助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谢忱!

由于本书撰稿作者较多,组稿工作量较大,加之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在设计和编写中存在不少疏漏,敬请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

李运林 陈庆贵

2010年7月1日

序

王珠珠

《中国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南国农先生与中国电化教育发展》一书，是我国业界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的智慧结晶。此书总结了一位 90 岁的矍铄老人在中国特色电化教育理论建设、学科建设方面的成就，不仅是对南先生个人的成就的展示，也是对中国业界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凝练。

我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才到电教系统工作的，在这一行业中，我接触到了诸位佼佼者，他们的思想和业绩引领或影响着我国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发展和变革的进程，南国农先生就是这些人物中的杰出代表。2000 年，中国电化教育协会（现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西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南国农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研讨会”，会上总结了作为我国电化教育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南先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在学术界内外我们都能够更深入地体会南先生的人格魅力、学者风范以及他对电化教育事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及其影响。

2000 年到现在，又经过了 10 年，这 10 年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最快的 10 年，我们经历了许多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中的感动和记忆！10 年中我们发现，南先生仍然与时代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他对建设中国特色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一刻也没有停息过，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电化教育的学科和理论建设方面，还经常看到和读到 he 经过深思熟虑后发表的论文或论著。耄耋之年，南先生仍然坚持学习，不断探索和思考，并且笔耕不辍。是什么力量在支撑和激励着他的这种忘我的精神和工作热情？人们说，是南先生思想深处的民族魂、电教情和报国之志。

南先生的青年时代是在中国社会的大变化、大分化、大动荡中度过，他在心灵深处渴望民族解放、祖国强盛、人民幸福。他 1943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教育系，1948 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聆听过世界著名教育家杜威先生的教导，获比较教育和视听教育硕士学位。1950 年，他和许多留美的有志青年响应

祖国号召，放弃了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祖国，积极投身大西北建设，并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他的这种行动充分表现了青年时代南先生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希望民族复兴的满腔热情。这就是埋藏在他心灵深处的民族魂。

南先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提倡并利用电化教育手段进行教学。南先生的电教情节，与他的成才经历和知识背景关系密切。我国电化教育萌芽于 20 世纪 20 年代，定名于 1936 年。早期的电化教育主要是运用音影等技术媒体为民众教育服务，当时，蔡元培、陶行知等一批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提倡的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南先生电化教育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先生受教于名校，师出名门，有着渊博的学科知识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对教育和电化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并且坚信：先进的科技手段用于教育，一定会促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效果，扩大教育规模，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978 年，我国电化教育重新起步以后，南先生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年近花甲的他，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电化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之中。他几十年如一日，不断探索、勤于思考、善于归纳，形成了自己的电化教育理论体系。他对电化教育的执著追求和他的“电教情”贯穿在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电化教育建设中。

南先生追求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我们要善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更要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走向世界必须要有自己的创造，要有自己的特色。强国必先强教，强教需要教育现代化。电化教育是教育现代化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南先生曾说：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的电化教育是工业时代的电化教育；90 年代中期以后，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教育成为信息化时代的电化教育。中国特色电化教育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电化教育建设是南先生终身报国志的具体体现，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本书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南先生的电化教育学术思想和理论，以及他的学术思想、理论对中国特色电化教育理论建设、学科建设、事业和产业发展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个成功者的人生轨迹，可以学习他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执著追求、勤于实践的敬业精神，不断发展、兼容并包的科学态度，坚持特色、勇于创新的学术风范。希望本书能够作为研究电化教育发展史和建设中国特色电化教育的参考教材，也能够成为学习本专业的年青同志们思想教育的参考教材。

本书的出版,恰逢中央颁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信息化将作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平台,今后10年,我国教育信息化将要进入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发展阶段。我们会以南先生为榜样,为推进教育信息化和建设教育现代化作出贡献。

2010年7月2日

引言 走近大师

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教授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是如此，学科的发展也是如此。一所没有大师的高校难以称其为大学，一门缺乏大师的学科也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科。

弗洛伊德说，没有天才就没有历史。同理，没有大师也就没有学科的发展历史和未来。大师和学科领域有天然的密切联系。说起中国的先秦诸子百家文化，离不开老子、孔子和孟子；说到古希腊哲学，离不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讨论现代物理学，离不开爱因斯坦、玻尔和海森堡。同样，如果要讨论建构主义的哲学和心理学渊源，离不开维柯、康德和杜威，离不开皮亚杰、维果茨基和布鲁纳。研究大师的学术思想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注学科文化建设的重要表现。

从人生经历、学术贡献和学术人格等角度考察，我国著名教育家南国农先生堪为中国电化教育学科领域的一位大师。可以说，中国电化教育的发展与先生这批大师们息息相关。先生的人生历程可以说是一部鲜活的中国电化教育学科发展史。回顾我国电化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从萌芽起步阶段到初期发展阶段、停滞阶段到迅速发展阶段和深入发展阶段，先生几乎亲历了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先生最为重要的电化教育学术经典几乎都是产生于1978年以来的视听教育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和信息化教育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研究先生的学术思想，对于回眸和展望中国电化教育的历史与未来，对于理解学科发展的动力源泉，传承和发展学术思想以及启迪后学的学术进取，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人生履痕：八千里路云和月

打开先生的人生履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风云变幻和电化教育学科的发展历史，如在眼前，令人仿佛穿越时光隧道，置身其境，感慨万千。

1920年9月16日，先生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今樟树市）一个殷实的木材

商和药材商家庭。先生自小跟随父母，因家族生意经营的地理走势，先后曾在郴州、常州、南京、上海、南昌等地居住和读书，得以接触各种文化环境和人士。可以说，这种“频繁的迁徙”对个人适应力的挑战是超强的。如果我们从“智力是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这一定义来推演，那么，可以说在这种频繁变换的环境里，先生自小的智力就得到极大的磨砺。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先生回到南昌心远中学读书（现南昌二中的前身，民国年间江西省最著名的中学）。1939年高中毕业，先生担任同乡会副会长，积极联系清江县在上海、南昌读书的同学组织了一个“抗日巡回话剧团”，东至上饶，南下赣州宣传抗日。

1939年，先生入读中山大学教育系学习教育哲学。大学期间，先生深受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影响，信奉“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1943年，先生毕业于中山大学，以其出色的才华，得到当时著名教育家、中山大学校长，时任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先生的赏识，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教育部部长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期间，与许多政要和科学家、教育家如陶孟和、傅斯年等常有交流，给先生带来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河山光复，先生随国民党中央总部迁回南京工作。出任国民党中央教育部直属中学青木关中学校长，时年25岁。可谓年少得志，前程似锦。据先生回忆，先生于1945—1947年在这所中学担任校长，时间大概是两年多不到三年。这所学校的总部设在南京（现为南京第六中学），在丹阳设有分校（现为江苏省丹阳高中），在常熟设有师范部（现常熟师范）。先生的工作主要在总部，但每个月去丹阳、常熟住一段时间。

1948年，先生参与接待英国教育代表团，不久获得去英国回访的良机，期间，得到国民党中央教育部朱家骅部长的批准，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院深造，修习比较教育和视听教育。先生曾拜访陶行知先生的老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先生并获得他的指导。

1950年7月，先生和朱启贤、何基一道带头积极响应新中国政府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在美国留美学生同学会的组织下，和230余名优秀留学生，历经一个多月奔波回到祖国。

1953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徐劲先生到北京，邀请南国农先生与萧树滋先生到西北支援国家建设。先生被聘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授，兼任学校

“教育实习指导委员会”秘书之职，负责全院教育实习工作，从此扎根于祖国的大西北，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

1957年全国“反右”运动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先生受到各种不公平的遭遇，被打成大右派，送往农场强制劳动……历经坎坷，事业搁浅。此后20多年的人生黄金岁月，在先生的学术履历中是一段苍凉的静默和莫名的空白。不由地想起《东邪西毒》里的一句台词：在我最美丽的时候，我最爱的人都不在我身边。于先生来说，在他人生最美好的时间，最心爱的事业离他是那么的亲近而又遥远，熟悉而又陌生。

1978年，先生已近花甲，柳暗花明，枯木逢春，历史给了先生蓬勃学术生命的机遇。先生的热情不再无用，生命不再空载，思想不再尘封，事业不再悬置，驶入了学术人生的快车道。内外条件的兼备，给先生带来了不竭的人生动力和勃发的学术生命。

1979年，先生在河南开封召开的五所师范院校《教育学》教材编写会议上首次提出，新编《教育学》教材中必须增加“电化教育”一章，获得与会者的赞同，会议决定由先生撰写新版《教育学》教材的“电化教育”章节。这是我国电化教育首次纳入“教育学”教科书范畴之中，也是对我国电化教育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所做出的第一个贡献。

1979年，1980年和1981年，为应对全国各级各类教育对电化教育人才的急缺，教育部电化教育局委托西北师范学院举办了三期电化教育培训班。先生领衔主持承办了三期全国电化教育培训班，为中国电化教育的重新起步培养了一批骨干和领头人，受训者后来大多数成了很有影响的电化教育教学、研究和管理人才。由于这几次培训班的历史意义，学界称西北师范学院为电化教育界的“黄埔军校”。

1980年，先生创办主编的电化教育专业学术刊物《电化教育研究》正式出版，如今已成为享誉中外的核心学术期刊（第1期于1980年11月正式出版）。

1981年，成立于1978年的西北师范学院电化教育馆更名为电化教育中心，先生担任中心主任。同年，和萧树滋先生一道起草了师范类电化教育课程教学大纲。同年9月，教育部电化教育局在杭州召开电化教育课教学大纲座谈会，初步确定了高等师范院校和中等师范学校使用的“电化教育概论”课程教学大纲。其内容主要包括电化教育理论、电化教育媒体、电化教育教材编制、电化教学法、电化教育管理等，为电化教育学的建立搭起了框架。

1983年,在先生的倡导下,西北师范学院与甘肃省电化教育馆联合举办了大型电化教育展览(11月15日开展),展现了甘肃电化教育的现状和中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史实以及世界电化教育动态。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代表参观展览会。

1984年,教育部电化教育局在黄山召开电化教育工作会议,成立了“全国电化教育课教材编审组”,先生为编审组组长,组织编写出版了一系列的电化教育教材,积极推动了中国电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年秋,先生领衔在电化教育中心创办电化教育专修科,学制两年。

1985年5月,先生领衔创办西北师范学院电化教育系,并任系主任。同年,经教育部审批同意,创办学制为四年的电化教育专业本科。

1985年5月,先生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电化教育专著、高校教材《电化教育学》,标志着“电化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中国的电化教育实现了由事业向学科的飞跃。该书随后被台湾购买版权,以《视听教育》为书名,出版繁体字版。

1991年7月,由先生倡导,《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社与全国几十家企业联合举办了“全国首届电化教育知识大奖赛”,数万名电化教育工作者参加了此次大奖赛。

1992年5月23日至7月11日,先生倡导和主持了“全国电化教育考察万里行”(下以简称“万里行”),对调研、宣传电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93年10月,先生领衔组织团队,获教育技术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

1995年5月,先生主编出版高校教材《教育传播学》。

1998年8月,先生主编《电化教育学》(修订版)出版。

2000年10月,西北师范大学组建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先生任名誉院长,后又兼任网络教育学院名誉院长。

2003年9月,先生领衔组织团队,西北师范大学获教育技术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

2004年6月,先生主编《电化教育学》的第三次修订,并且顺应时代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更名为《信息化教育概论》。

2007年,先生领衔在西北师范大学与中教科技合作建立教育技术学博士后科研活动站。同年,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中国电化教育

(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

2008年1月,先生主编出版高校教材《教育传播学》(第二版)。

2010年,先生主编《信息化教育概论》再次修订出版。

.....

英国谚语说,人生六十才开始。至今,先生已有三个三十年,前三十年年少得志,意气风发,中间三十年,人生低谷,静默无声,花甲后的三十年,雨后红日,老树新花,构成了一个“U”字形的人生曲线。我们惊叹,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学术事功,基本上都在花甲之年后做的,创造了罕见的学术奇迹。谁说年龄是个问题?如同今天的天才投资大师罗杰斯所说,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年龄与你想做什么事并不相干。这在先生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直到今天,虽然先生已届90,却依然活跃在学术领域。先生是一个“功、言、德、寿”神奇的结合。有人说,先生是史上最牛的博导,是身心和见识永葆常青的学者,其治学时间的跨度和深度,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让我们知道这世上真的有一种风采叫奇迹。

都说“人过中年万事休”,“人生七十古来稀”,可为什么先生竟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和学术活力去证实“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都好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为什么先生竟能充满希望去体验“难得几度夕阳红”?奇迹的后面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秘密?

从20世纪上半叶至今,中国的电化教育事业发展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先生几乎亲历了中国电化教育的全部时期,堪称一部中国电化教育发展的鲜活宝库,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的电化教育事业。先生是中国电化教育的启蒙先驱和开拓者,是中国电化教育学科的奠基人,是信息化教育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他提出的“七论”,奠定了我国电化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先生博学多才,治学严谨,宽以待人,被学界尊称为具有“学者之风、长者之风、仁者之风”的大师。^① 研究先生的学术思想,不仅可以领略先生恢弘博大的学术思想和创新精神,而且可以体悟中国电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筌路蓝缕。

^① 周君达. 关于先生的“三风”[J]. 电化教育研究, 2000(10): 88.

第二节 应运而生：中国电化教育的兴起

综观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实践，我们可以深深地领略其显著的特点：中国特色。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就鲜明地提出我国办电化教育的基本思想应该是：走自己的道路，逐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沿着这一指导思想，数十年来，先生凝聚全国的学术力量，一直在电化教育领域孜孜以求，默默耕耘。

先生坚持走中国道路或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研究，既是立足国情的需要，也是我国电化教育历史传承的结果。先生说，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是先有电化教育这个事，后有电化教育这个名，再有电化教育这个学。电化教育源于美国的视听教育，但又与视听教育不同，电化教育的诞生，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变革浪潮密切相关，在其发展历程中，本土化的实践更是最大的推动力量。从我国电化教育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我们似可管窥电化教育走中国道路的滥觞。

一、世纪之变：20世纪初教育改革对电化教育的启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被历史的潮流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变革时期，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但中国苦难的历程并未就此结束，军阀割据，“城头变幻大王旗”，百姓水深火热；列强肆意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境况。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浸泡着苦难的中国。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许多仁人志士都在苦苦追寻。其中，在探索救国之道上，中国首先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看到教育对国势和国运的重要性。

梁启超先生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①，洞悉近代以来，国力之争由力而趋于智的新变化的事实。国家若要强盛，首要条件就是以教育来启迪大众。民众之权与民众之智是相生相长的关系。“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权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②教育对于开启民智的作用，无疑是第一位的，但中国的封建教育，长期依附于集权之下，积弊甚多。孙中山认为，封

^① 孙培青. 中国教育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35.

^② 同上：335.

封建教育下的士人，“终生所诵习者，不外四书、五经及其笺注文字”，封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养成其盲从之性”。^①

期望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古今中外不乏其人，但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愿望和要求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掀起了 20 世纪初的教育改革。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异常活跃的阶段，并且教育和救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点更为明显。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在短短的十数年间内，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教育思潮纷纷涌现，各种教育改革试验也相继涌现。其中，以实用主义教育和平民教育两种思潮影响最大。

杜威(J. Dewey)的实用主义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方面，如胡适这样的著名学者，作为他的门生，极为推崇杜威的思想。另一方面，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如陶行知、陈鹤琴等，也多曾受到杜威的影响。陶行知早先亦把杜威的教育思想全盘照搬，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毕竟与美国相去甚远，加之物质条件匮乏，缺少文化等条件的支撑，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实践中难免遭到挫折。最终，陶行知结合中国的国情，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的教育思想翻了半个跟斗，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教育理论方面，陶行知是教育家中将外来理论中国化的先行者之一，也是最早进行电化教育实践的教育家之一。自 1917 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后，陶行知在嘉兴进行千字课教学试验时就利用到幻灯进行放映。^②陶行知先生的开拓创造精神，对先生影响极深，在陶行知先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电化教育走中国之道的印记。

平民教育在当时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当时的大部分人口生存在农村。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在农村，除陶行知外，另一位平民教育的代表人物晏阳初先生，也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他将农村问题概括为“愚、弱、穷、私”。愚，指的是 80% 以上的中国人是不识字的文盲，缺乏基本的智识。穷，指的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困苦，在生存线上挣扎。弱，指的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毋庸讳辨的病夫。私，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

① 孙培青. 中国教育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351.

② 孙宽宁. 我国电化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 电化教育研究, 2007 (9): 77-83.

结,不能合作,缺乏道理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①

晏阳初先生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揭示了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无论是救国,还是强国,如果没有较高素质的国民的参与,几乎不可能获得成功。欲达成救国之目的,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教育来改善最广大中国的国民素质,为国家将来的复兴造就新鲜健康的血液。基于这一认识,许多教育家们开始将教育问题的研究从城市下移到农村,并且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何以一种最便捷、有效、经济的教育方式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中国民众素质的现状,成为他们思考最多的问题。这一切对以后中国电化教育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为先生的“大电化教育”观思想的形成播下了种子。

二、救亡图存:视听技术与教育的迅速结合

20世纪20年代,电影和无线广播技术相继传入中国。1918年,商务印书馆开始拍摄包括教育类的各种影片,这可以说是中国电化教育的最早萌芽。新兴的视听技术,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与教育结合起来?这并非历史的偶然,实为时势使然。因为它与当时中国的救亡图存的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针对当时的形势,发出这样的感叹:“欲唤起民众救亡,你写了书,你办了报纸刊物,可90%的同胞是文盲,何来效果?”^②显然,不需要认识文字就能看懂的电影和照片有着独特的传播优势,这一点也得到了当时学界和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对催生中国的电化教育有重要的影响。

1930年,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在校长陈裕光的支持下,成立了“电影教育委员会”。1931年,时任教育部专员的中共地下党员郭有守受蔡元培先生在“电影与教育”的学术演讲的影响,发起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次年7月8日,由蔡元培任主席,正式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随后郭有守又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下设置“电影教育委员会”和“播音教育委员会”。社会教育司司长陈礼江主管行政,业务由陈、郭二人共管。1936年,陈礼江以教育部名义向全国省市教育厅局发文时,把“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人员训练班”简称为“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在开学训话时,陈礼江说到“今后电影教育与播音

^① 孙培青. 中国教育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50.

^② 穿行在“七七事变”的阴云下——记录抗战珍贵历史影像[EB/OL], <http://discovery.cctv.com/>.

教育全称为电化教育”，学习结束之后，“电化教育”一词遂在全国广为传播。^① 1936年3月25日，当时的行政院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核定并发布《国难时期教育方案》，从此推广播音教育、促进电影教育成为国策。^②

可见，视听技术传入我国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引起了像蔡元培、陶行知等教育家和政府教育部门的注意。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上升到国策的高度。有了这些支持，视听技术得以与中国教育迅速结合起来。救亡图存，帮助改变中国的命运，成为当时视听技术与教育结合的催化剂。这段历史证明了电化教育的生命力，在于顺应中国国情，在大教育观的视野下，实现其实践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三、中国元素：传统文化对电化教育的影响

虽然目前普遍认为我国的电化教育源于美国的视听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电化教育没有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先生认为，在电化教育的思想理论上，除了向国外学习之外，我们也要注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他曾说起，20世纪40年代初，我国著名电影人孙明经先生在美国游学期间，美国学者就认为，他们的视听教育是来自中国。当时，在美国的视听教育杂志上，常常可以看到用毛笔书写的这样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一画能当万言。”他们认为，美国的视听教育，是在接受了中国的这个思想下兴起的。^③

日本的电化教育名为教育工学。先生曾谈起，2005年11月在广州参加“中日教育技术研究与发展论坛”期间，在与日本专家坂元昂(Takashi Sakamoto)等学者的一次交谈中，西之园晴夫(Nishinosono, Haruo)教授说，日本的“教育工学”这个名称，是在读过《天工开物》这本中国名著后受到启发而提出来的。并且说，日本教育工学界的许多学者都把《天工开物》，还有《梦溪笔谈》作为必读的经典文献。^④ 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对电化教育具有丰富的价值。先生认为，要搞好中国的电化教育，就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好的东西，

① 孙健三. 关于电化教育名称的由来及学术内涵[J]. 电化教育研究, 2007(1): 76-78.

② 孙健三. 1936年电化教育在中国诞生的经过与相关文献史料[J]. 电化教育研究, 2010(2): 112-120.

③ 南国农. 我们对电化教育知道多少[C]//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南国农电化教育论文集.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102-111.

④ 南国农. 参与历史研究 共创美好明天——在“第四届全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生论坛”上的讲话[J]. 电化教育研究, 2008(11): 9-12.

在继承与借鉴的基础上走自己的创新之路。

四、策应现实：满足我国当前教育现实的需要

先生认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教育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知识激增给教育带来的难题;二是教育人口激增给教育带来的难题。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仅仅依靠现有的教育系统,采用现在的教育方式是不行的,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教育体系——电化教育体系,采用一种新的教育方式——电化教育方式,才有希望。^①

先生客观地分析了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指出:受教育人口的数量、质量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目标之间存在强烈的反差;传统教育的办学模式和结构同人才的需求和培养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目前经济水平的局限与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教育经费来最大限度地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效益,是我国教育发展中的重要课题;传统的教育观念、方式、方法与现代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② 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推进教育改革。

先生认为,我国教育改革中的难题主要有三点:一是教育思想旧。传统的教学观、学生观、学校观牢不可破,这种状况不改变,教改的轮子转动不起来。二是教育投资少。据联合国统计资料,在全世界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为倒数第二,仅高于也门。三是师资素质差。目前我国师资队伍状况不够理想,数量不足,素质也差。要解决这些教改难题,有一般的方法,但是一般的方法是不够的,还要寻找一条多快好省的最佳方法,在一般方法的道路上增加一条平行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就是电化教育,发展电化教育,是解决我国教育难题的有效方式与途径。^③

由此可见,我国的电化教育虽然来源于美国的视听教育,教育技术更是美国的舶来品,但是,从它出生之日起,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是适应着我国的国情,为了解决我国特有的教育问题,不断走着自己的创新发展道

① 南国农. 当前电教理论和实践中的几个问题[C]//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南国农电化教育论文集.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58-75.

② 钟志贤. 我国现代教育的一种模式——南国农的电化教育观[C]//杨鑫辉主编. 现代大教育观——中外名家教育思想研究.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442-443.

③ 南国农. 电化教育与教育改革[C]//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南国农电化教育论文集.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5-32.